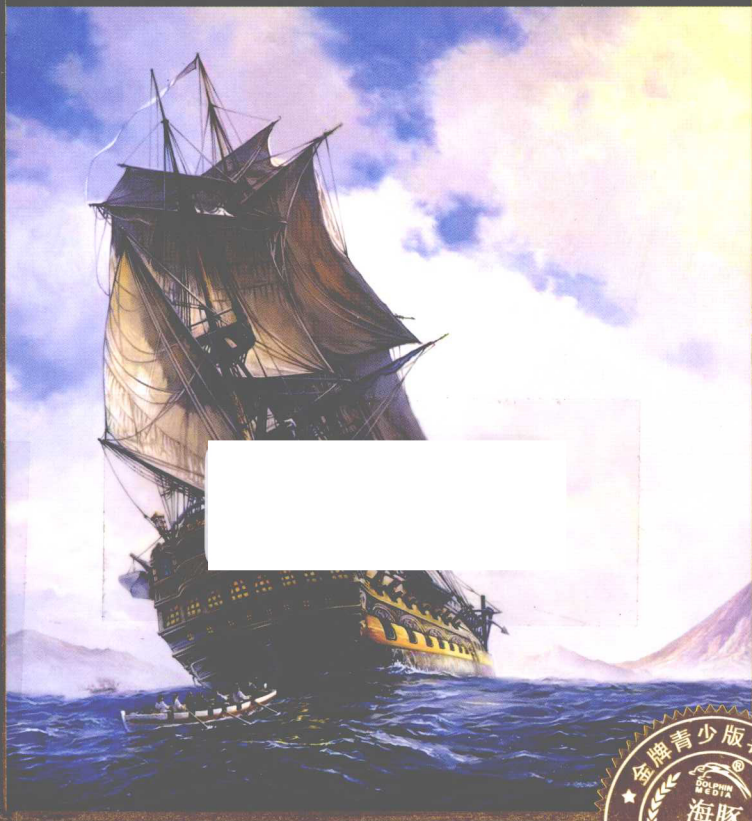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名著馆

金银岛

Jin Yin Dao

·青少版·



金牌青少版名著馆
★
100 CPM
WORLD
★
海豚
文学馆

持续畅销10余年

•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•

• 青少版 •

金银岛

[英国]史蒂文森 / 著

曾德伟 / 改写

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银岛/ (英) 史蒂文森 (Stevenson. R. L.) 著; 曾德伟改写.
—武汉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2

(世界文学名著宝库)

ISBN 978-7-5560-0296-2

I. ①金… II. ①史… ②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-缩写
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8860 号



金银岛

(英国) 史蒂文森 / 著 曾德伟 / 改写

责任编辑: 罗萍 叶朋

绘画: 孔婷婷 效果制作: 黎婧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6.75 印张 彩插 6P
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60-0296-2

定价: 13.50 元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 / 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 /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咨询热线 / 027-87398305 销售热线 /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-65668649

前 言

《金银岛》写的是离奇而浪漫的海上冒险故事。

本书小主人公吉姆，在偶然的机会上，得到了金银岛的藏宝图。有钱的乡绅特劳维尼先生买了一艘名叫“西斯潘尼奥拉”号的帆船，和利弗西医生一起，带着小吉姆到茫茫大海的一个荒岛上去寻宝。以西尔弗为首的一批觊觎宝藏的海盗装扮成水手也随船前往金银岛。

围绕海盗船长弗林特埋在金银岛上价值 70 万镑的藏宝，寻宝者与海盗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。由于斯摩莱特船长指挥有方，利弗西医生冷静、果断地与海盗周旋，吉姆的机智、勇敢，他们多次挫败了海盗的阴谋，平息了叛乱。最终寻得宝藏，平安返航。

这部探险小说最吸引人的，不是具体的探宝细节，而是小说主人公吉姆的成长过程和对约翰·西尔弗人物性格的刻画。史蒂文森后来在为《金银岛》写的序言中说道：“我还相当为约翰·西尔弗而骄傲，并且至今还相当欣赏这个圆滑而颇难对付的冒险家。”以至他最初给《金银岛》起的书名便是《船



上的厨师》。

本书题材新颖、别致，情节曲折、离奇，人物形象鲜明、生动，是写给孩子们的一本最有趣的书。

* 目 录 *

第一部 老海盗

一	老船长.....	1
二	黑狗.....	8
三	黑券.....	15
四	水手箱.....	21
五	盲人之死.....	25
六	藏宝图.....	30

第二部 海上的厨师

- 一 布里斯托尔港38
- 二 “望远镜”酒店44
- 三 斯摩莱特船长49
- 四 起 航54
- 五 独腿厨师的阴谋57
- 六 军事会议64

第三部 岛上历险

- 一 吉姆的冒险70
- 二 一场凶杀75
- 三 岛上的人80

第四部 木寨风云

- 一 弃船的经过 88
- 二 小船的最后一次行程 93
- 三 第一天战斗的结束 97
- 四 吉姆的讲述 102
- 五 西尔弗的使命 108
- 六 进攻木寨 114

第五部 海上历险

- 一 海上历险的前奏 121
- 二 潮水急退 127
- 三 小筏子的行程 133
- 四 降下海盗旗 139
- 五 伊斯利尔·汉兹 144
- 六 “八个里亚尔” 153

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

一 身在敌营	161
二 又见黑券	168
三 君子一言	174
四 弗林特的指针	181
五 林中的声音	187
六 西尔弗下台	193
七 尾 声	199



第一部 老海盗



· 1 ·

一 老船长

在乡绅特劳维尼和利弗西大夫以及其他几位先生的请求下，我要把有关金银岛的细枝末节一五一十地写下来。为避免使挖掘出来的宝藏被人发现，所以要隐去金银岛的具体位置。于是，我拿起笔来，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回忆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父亲开了一家叫作“本鲍将军”的小型酒店。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人住进我家酒店的情形，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。那是一个栗壳色皮肤、身材魁梧、体格高大的男人，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灰色刀疤。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色外套，肩膀上搭着黑乎乎的辫子。他推着一个放着水手衣箱的小推车，那握着推车的手布满了暴露的青筋和大大小小的伤疤。我记得当时，他一边自顾自地吹着口哨，一边不停打量着

酒店外的景色。突然间，他唱起了一支歌谣，吓了众人一跳。那是一首老掉牙的水手歌谣：

看，死人的箱子上站着十五个人，
呀拉嘿，朗姆酒一杯！

他的声音显得十分苍老、尖锐，还带着点颤抖的破音。接着，他“咚咚咚”地敲起了门，我父亲听见了，便急急忙忙上前去接待他。还没看到人，就听见他粗声大气地要一杯朗姆酒。酒端来之后，他就像一个品酒的高手一样慢慢地啜着。接着，他便转动眼睛不停地打量着酒店周围，以及酒店的招牌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说：“这个酒店的位置很不错，生意怎么样？”

我父亲回答说：“唉，其实客人挺少的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很好，我就在这儿住下了。”

突然，他又冲着身后推车的人喊道：“嘿，伙计，帮我推车推过来吧，然后帮我箱子拿下来，我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日子。”

他又转过头来，继续对我父亲说：“我这个人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有朗姆酒、火腿和鸡蛋就行了。你们的酒店地处悬崖边上，可以看到海上的船只，真是件惬意的事情。哦，你问该怎么称呼我，叫我船长就行了。嗯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……”说完，他便趾高气扬地把三四个金币扔到门槛上，“拿去吧，用完了再来找我。”

在我看来，虽然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言语粗鄙不堪，但是他不像是个普通水手，他更像是一个喜欢指挥别人的大副或

船长。那个推小车的人告诉我们说：“那个船长是前一天早晨乘邮车到‘皇家乔治’酒店的，然后便沿着海岸一路打听这附近有哪些酒店比较僻静。”

我想，大概是我们酒店口碑不错，而且十分僻静，他才找到这里来的。那个时候，对于这个客人，我们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情况。

老船长的性格十分孤僻。白天的时候，他经常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，有时候在海湾附近转悠，有时候就在悬崖上游荡；等天黑了，他就在大厅的壁炉旁找一个隐蔽的角落，大口大口地喝酒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人上前和他说话，他总是一声不吭，有时候他会猛地抬起头，瞪大了眼睛狠狠地看着你，然后鼻子一哼，那声音就像是船在雾中行驶时的汽笛声。久而久之，就再也没人搭理他了。

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每当他散步回来之后，总是会问附近的人，今天有没有水手路过这里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以为他是在找自己的同行，后来我们才发觉，他其实是想躲开自己的同行。我们店里偶尔会住下一个去英国西海岸的布里斯托尔的水手，每当这个时候，船长便会躲在门帘后面，将那个水手仔仔细细看清楚后，才敢走进大厅；而且，只要有水手住进了我们的酒店，他就会保持绝对的沉默，一言不发。但是，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其中的原因，因为我也开始参与其中。

有一天，他突然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，告诉我说，只要我时刻留意一个“独腿水手”，一发现这个人就立刻告诉他的话，他就会在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枚四便士的硬币。我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。于是，一到每个月月初，我就会向他索要报酬。但是，他十有八九会睁大眼睛狠狠地瞪着我，然后冷冷地把鼻



子一哼。我一看到这副情形，不敢惹他发怒，就只好乖乖地离开了。可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主动找到我，给我四便士硬币，并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留意那个“独腿水手”。

相信就算我不说，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“独腿水手”是如何在梦里苦苦地折磨我。每当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狂风把房顶都快要掀起来了，海湾里的浪涛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悬崖，发出一阵阵响亮的轰鸣声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独腿水手便会以千百种形态、千百种狰狞的表情出现在我的梦中。有时候我梦见他的大腿是在膝盖处被截断，有时候却是在大腿根处被截断；有时候，他又会突然变成长着一条腿的怪物，那条腿就长在他身体的正中央……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恐怖梦境中，最让我觉得害怕的，就是他跳着独腿十分利索地跳过树篱和水沟，然后疯狂地追赶我。简而言之，我为这每月四便士的报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我每日每夜地受到这些噩梦的折磨。

虽然我一想到那个独腿水手就会觉得脊背发凉，但是和船长比起来，我却没有他那么害怕。很多时候，兑了水的朗姆酒可以把他灌醉，然后他就旁若无人地坐在角落里，晃着脑袋唱着那首老掉牙的歌谣。有时候碰到他心情好，他会请所有的客人喝上一杯，他还会强迫那些吓得瑟瑟发抖的客人们听他讲故事，或是跟他一起唱那首歌谣。于是，小旅馆里会经常出现一群人高声唱着“呀拉嘿，朗姆酒一杯”的场景，那高亢的声音几乎要把房子都震塌了，好像他们害怕声音小了会被船长斥责。他们都见过他醉酒发疯、蛮不讲理的样子：有时候他会用力拍着桌子，有时候他会突然大发雷霆……

当然，他所讲的故事不是那些美好的童话故事，尽是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，什么上绞刑架啦，什么走独木板啦，什

么遇到风暴啦，等等。按照他的话来说，他在海上和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一起过了一辈子。先不管他所描述的那些故事有多么骇人听闻，只听他讲那些故事时所用的语言，就使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人震惊万分了。

这个时候，我的父亲总会感叹说：“我们的酒店算是完了，这些顾客肯定再也不愿意光顾了。”试问，有哪个人愿意来这里听这些故事，然后哆哆嗦嗦地上床休息呢？但是，我却不同意我父亲的看法，我觉得他住在这儿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因为人们一开始的确是被他讲的那些故事吓坏了，但是事后回想起来又会觉得非常刺激，他们慢慢喜欢上了这种感觉。更有一群年轻人甚至假装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，十分激动地称呼他为真正的老船长、老水手，而且还夸张地说，英国之所以能在海上傲视群雄，靠的就是他这样的有胆识的人。

他在我们店里住了几个月。他最初付的那几个金币早就花完了，当我的父亲鼓起勇气向他讨要房钱的时候，船长就会恶狠狠地瞪着我父亲。我父亲胆子小，他看到船长这副模样，吓得赶紧从房间里退出去，这件事也就没有下文了。

自从船长住在我们酒店里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除了买过几双袜子外，衣着从来就没有任何改变。他的帽子十分破旧，耷拉着一个角，每当刮风的时候就极不方便，但是他从来不管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他那件外套原本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上面补丁摞补丁，早就面目全非了。他除了在喝醉之后喜欢找人说话外，平时都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。哦，还有他的那只大水手箱，我从来没有见他打开过。

虽然他看起来凶巴巴的，但是他也曾经被人顶撞过。记得那是他住在我们店里最后的一段日子，我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，



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。一天傍晚时分，利弗西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，我母亲热情地将他留下来吃晚饭。饭后，大夫走进大厅，一边抽着烟斗，一边等他的马夫过来接他。在大厅里，衣冠楚楚、举止大方的利弗西大夫和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，特别是和海盗一样的船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因为利弗西大夫的头上扑着雪白的发粉，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显得很有神采，相比之下，被朗姆酒灌得醉眼蒙眬的船长就显得有些狼狈了。突然，船长又开始扯开嗓子唱起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谣：

看，死人的箱子上站着十五个人，

呀拉嘿，朗姆酒一杯！

别管那些魔鬼多么厉害，尽情地喝吧！

呀拉嘿，朗姆酒一杯！

刚开始，我还以为他歌中唱的那个“死人箱子”就是楼上他房间里的那只大箱子，后来，不知怎么的，这个念头在我的噩梦中便和那个独腿水手搅到了一起。但是，大家对他这首歌早已耳熟能详了，所以那天所有在场的人中只有利弗西大夫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。我特别注意到利弗西的表情，只见他皱着眉头，似乎有些生气地盯着船长看，好像十分厌恶这首歌，过了好久，他才接着跟一旁的花匠老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唱得正高兴的船长突然对着桌子猛地拍了一巴掌。我们都已经习惯了，知道他是让大家安静下来。刹那间，整个大厅只有利弗西大夫一个人在侃侃而谈，他的声音时

而急促，时而缓慢，有时候说几句话还会吐出几个烟圈。船长见有人居然敢跟自己唱反调，便死死地瞪着利弗西大夫，最后恶狠狠地丢下了一句话：“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不快点闭嘴！”

“先生，您是跟我说话吗？”利弗西大夫问。

船长大声骂了一句：“对！说的就是你！”

“先生，我只想提醒你一点，如果你继续灌朗姆酒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很快会干净很多。”利弗西大夫回答说。

船长气得火冒三丈，一下子就从桌旁跳起来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，打开放在手掌上，左右把玩着，凶狠地威胁利弗西大夫说：“你如果继续胡说八道，我就用这把刀把你钉在墙上。”

但是，利弗西大夫好像没听到似的，继续以平静而坚定的语调回答说：“我如果是你的话就会马上把刀子放进口袋里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以以我自己的名誉担保，等到下次巡回法庭审判时，我一定会亲自把你送上绞刑架。”

接下来，他俩便对视了好一会儿，最终还是船长败下阵来。他很不情愿地收起刀子，然后像一条打了败仗的狗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嘴里还嘟哝着什么。

“先生，你听好了，”大夫接着大声说道，“我不仅是大夫，还是这个地方的治安官。我现在知道了我的管辖区里有这么一个人物，那么你就尽管放心好了，你以后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。如果你再敢说半句对我不敬的话，我就会采取强制措施。如果你不想被赶出去的话，最好把我的话记牢了。”

没过多久，利弗西大夫的马就被牵来了，他骑上马之后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利弗西大夫的警告起到了作用，船长接



连几天都非常安静。

二 黑 狗

就在这件事情过后，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，第一件怪事让我终于摆脱了船长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船长的故事就结束了，我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的。

我还记得，那年的冬天比往常还要寒冷，狂风在耳边吹得呼哧呼哧直响。这个冬天才刚刚开始，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了，恐怕是熬不到春天了。父亲在家养病，店里的活儿就落到了我母亲和我的身上，我们俩常常忙得晕头转向的，所以很容易就忽略了那个我们不喜欢的人。

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，天灰蒙蒙的，小海湾铺上了厚厚的一层白霜，微波轻轻抚摩着岸边的礁石。转眼间，太阳就从海面上升起来了，光芒四射。这天，船长早早就出去了，依旧穿着他那件蓝色的肥大外套，下摆上别着一把水手弯刀，胳膊下夹着一副望远镜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。他一边呼着白气，一边从我身边慢慢走过。当我看到他转到那块大岩石后面时，忽然听到他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呼哧声，就好像他还在和利弗西大夫对峙似的。

当时，我的母亲还在楼上照顾我病重的父亲，我一个人坐在楼下摆桌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厅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。这个人皮肤很白，而且十分肥胖，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少了两根手指。尽管他带着一把水手弯刀，但是我还是很难将他和一个勇猛好斗的人联系起来。我一直都十分